

回民支队

李 俊
馬 融 著
馮 一 夫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电影文学剧本
回民支队

李俊 著
馬融
馮一夫

回 民 支 队

李 俊
馬 融 著
馮一夫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6}$ • 印张 $1 \frac{2}{9}$ • 字数34,000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: 0.13元

統一書号: 10061•102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电影剧本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一支回民武装在冀中平原上战斗成长的故事。

剧本中的故事和人物，是以曾经轰动过华北敌后的真人真事为基础的：回民支队的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，拒绝日寇威胁利诱，捐躯救国；马本斋坚决抗日，大义灭亲，逮捕了在他母亲受难时被日寇派来劝降的表弟哈少福。

剧本作者在上述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构思，通过许多生动、感人的情节，刻画了主人公马本斋的英雄性格和他的成长过程；描写了回民支队这支成分十分复杂的队伍，怎样从单纯为了“报仇”的自发斗争开始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团结下，经过内部斗争，逐渐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。

第一章

橫貫在冀中平原上的子牙河，漸漸的蜿蜒東去。

河邊蘆葦滿地，岸旁雜草叢生。一條坎坷不平的公路，沿河伸向遠方。路旁兩排粗可合圍的柳樹，點綴得畫面更為美麗。

時當夏末秋初。路無行人。

遠處，蘆葦地裡突然出來兩個人，在公路上緊張的了望。一會閃在樹後，一會又跳進了蘆葦叢。

一輛插着太陽旗的日本軍用卡車從這裡駛過。

躲在蘆葦地裡的馬本齋，掏出懷表一看，指針正在四點半上。看完，他把表往懷裡一揣，一推馬大壯，便離開了公路。

一個被日寇浩劫過的村莊。

燒毀的房屋、倒塌的牆、烤焦了的樹、打碎了的糧食缸，還有雞毛、亂草、馬糞、香煙盒、罐頭盒撒滿一地。

母親帶着孤兒在廢墟上拾着破爛。老太太躬着腰在一顆一顆地揀着掉在地上的糧食。

所有這一切情景都從馬本齋眼前掠過。他走在一堵斷牆前停下了，斷牆上貼着一張日寇的布告，布告的周圍是彈痕和血跡。馬本齋上前一把撕掉了布告，忿忿的走出了畫面。

鏡頭不停的升起，我們看見斷牆裡白守仁和他的兩個親信正從地下室往外取槍。最後取出來的是個匣子，匣子裡是地契、文書。地契、文書下面是一支卜壳槍。白守仁把槍一別，把匣子又放

回原处去了。

在被日寇燒毀的清真寺里，馬本齋正對着眾人在講話：“乡亲们，这是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开张买卖，这仗打胜了，回回就算吃开啦！甭看今天有个八路军能打日本，说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能打日本！”馬本齋刚说完，白守仁接着便说：“你这一说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。”说着从他亲信手里把枪拿过来往人前一放：“给，只要打日本，给乡亲们报仇，缺啥找我。顶多卖二百亩地啥也有啦！”

哈少福领着一个国民党的上尉副官来啦。他在人群中三挤两挤凑到馬本齋跟前：“馬大队长，六路军这位金副官要见你！”

馬本齋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副官：“鄙军总司令想和馬大队长联合抗日。”

白守仁：“你们六路军有多少枪？”

金副官：“零头在外整整还有七千！”

白守仁：“有什么条件？”

金副官：“只要兄弟们肯接受鄙军指挥，保证日后官升一级，半年双饷。”

馬本齋：“把牛皮吹破了可找不到人补，不要说七千，就是有七百贵军也就够威风了……”

金副官：“那是过去，现在……”

馬本齋：“现在？现在你们把屁股坐在日本人怀里，吃上东洋人的饭了。”

众人一听说吃的是东洋人的饭，便破口骂道：“好呀，二鬼子，打！”

馬本齋上前用手一拦：“乡亲们两国交兵不断来使。哈参谋，送他滚蛋。”

哈少福把金副官一拉，便从人群中溜走了。众人七嘴八舌的在身后骂道：“这回便宜你，以后可小心！”

“你們有臉穿着二尺半，還不把脑袋揪下来裝到褲襠里。”

金副官虽然处于众人咒罵之下，但是临走时仍想撈回个面子
“好，你們侮辱国軍，罪該万死！”

馬大壯将脖子一伸：“什么国軍，日本鬼子的国軍。”

哈少福把金副官一推：“你走吧！”金副官正轉身想走，恰好碰在李老汉身上，摔了一跤。

李老汉看到他那副怪样子也沒好气地：“你长的眼睛是出气儿的？”

金副官从地上爬起来走了。馬本斋喊道：“乡亲们，讓他滾吧，有仇我們自己報，有冤我們自己伸。”

白守仁在旁插道：“对，大丈夫，自己跌倒，自己爬！”

馬本斋：“可是有一条，我們今天成立了队伍啦，要打日本报仇，大家就得攥成一条心啊！”

白守仁从怀里掏出卜壳枪，往馬本斋跟前一放：“您放心，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一点賺头，五六年啦，还没有沾过一点腥味儿呢！今天交給您，誰要不听你的話，就当点心喂給它！”

哈少福送走了金副官，急急忙忙从人群里挤了过来：“乡亲们，我报奋勇！我报奋勇！”

韓福順：“你报什么奋勇，还是到一边去喊么二三，四五六去吧！”

哈少福一时被說的滿臉通紅：

“你韓福順可不要成了滿貫，就瞧不起小胡。”說完他對着馬本斋：“表哥，我可以給咱們開兩杆汉阳造。”

这时李老汉早就挤到馬本斋跟前了，他抽空把馬本斋一搬：
“我把茂才也給你送来啦！讓他来替他娘报仇！”

馬本斋把李老汉的手一拉：“大叔，你太好啦！”

然后他便站在清真寺的台阶上，象宣誓一样，举臂高呼：“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面站。我們向真主发誓，不把禍患消灭，絕不罢休！”

众人在馬本斋的号召之下紛紛响应：“不把禍患消灭絕不罢休。我参加义勇队……”

众人就这样，一呼百应的向着馬本斋指定的一方涌去了。

坐在一旁的馬母看見群众的这种情緒，他对兒子的要求更加严格了：“本斋，你看大伙这样看重你，你可得好好的給大伙办事，人家待咱一分，咱就得待人家一寸！”

馬本斋躬身回答：“娘，你放心，不能給您老人家丢人！”

馬母看了下哈少福：“我没有啥不放心的！只要路对，你們就往前走。少福以后可不能又抽又賭啦！那是个无底洞！糟蹋了錢是小事，还得坏了人！”

馬母就象疼爱自己的兒子一样，說着不由得就伸手給哈少福理了理衣服。这时我們看到馬母左手上帶着一支玉鐲。

哈少福把馬母的手一拉：“大姑你放心！以后有了錢叫賭也不賭、叫抽也不抽啦！我先給您老人家打对赤金鐲子。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換一換！”

馬母輕輕地一笑：“这些我都不喜欢，只要你不把路走錯就行！”

二

韓福順赶着一輛梢馬轆騾的大車，在公路上行走。

在公路拐弯处的蘆葦地里，馬本斋的队伍已經埋伏好了。

李茂才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輕輕地爬到馬本斋跟前：“大队长，来了沒有？”

馬本斋沒有理他，掏出怀表一看，差五分鐘不到四点半。他回头給埋伏的人群打了个招呼。又聚精会神的注意着公路的一端。

远处傳来了馬达声。一輛插着太阳旗的日本軍用卡車、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駛来了，由远而近的到了埋伏区。馬本斋振臂喊了声：“打”！埋伏的人們，就对准汽車連放了几枪。但是他們缺乏打汽車的經驗，未能击中要害，汽車开足了油門向前直跑。

馬本齋一看不妙，二話未講，只喊了聲：“追”！便身先士卒追開汽車了。

車上敵兵一顛一簸的向着追擊的人們射擊。

馬本齋奮不顧身地帶隊向前追趕。

汽車剛轉彎被韓福順的大車擋住了。韓福順一槍打碎了駕駛台上的玻璃。但是司機未被射中。汽車繞過大車又逃跑了。

馬本齋一看這場埋伏將要落空，他轉身從李茂才手上奪過砍刀，“喳喳”兩聲砍斷了車上的套繩，便翻身上馬疾馳而追。

汽車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疾馳。

馬本齋騎着馬在揚起的塵土中縱身追趕。

車上的敵兵在射擊。

馬本齋拼命地在追。

汽車終於陷進了大車壓下的壕溝里去了。輪胎只轉不前。

馬本齋一馬當先，對着汽車就是兩個手榴彈。

隊伍趕上來了。

車上的四、五個敵兵有的被打死了，有的跪在車下投降了，有的逃跑了。

李茂才抱着一個日本兵正在蘆葦地裡撕打，一會滾在泥裡，一會滾在水裡，勢均力敵，不分上下。

國民黨六路軍的金副官，穿着一身偽軍裝，爬到路旁一個水坑裡，被嚇的魂不附體。哈少福一見就想用槍去打，金副官立刻拿出一迭很厚的鈔票，哈少福奪過鈔票，輕輕一脚，金副官便趁勢滾到蘆葦深處去了。

李茂才仍然和日本兵在蘆葦裡撕打。最後他在敵人力盡不防之時，抽出了日寇身上的刺刀，用力一刺，只見水上泛起了一股鮮血，搏鬥就結束了。

李茂才長長地喘了一口氣，背起敵人的三八式步槍，象個泥人一樣走開了。

公路上的戰士正在汽車上搶東西，其中有两个戰士為了一支步

枪正在夺来夺去，誰也不肯放手。一个說：“我先拿到的。”另一个說：“我先拿到的。”有的甚至在車上把东西乱翻乱丢：“乡亲们，报了仇了，誰想拿啥，就拿啥吧！”

只有馬本斋站在一旁：“你们都是土匪，誰也不准乱搶，拿回去大家伙分。”

于是有的人把車上的东西放回原处，有的还嘟嘟囔囔：“烧了两間房子还不值一箱餅干？”

那两个夺枪的战士把眼珠子一翻：“吃粮的要支枪还犯法。”

李茂才兴高采烈地背着他的胜利品，手里提着原来的砍刀向人群走来：“这回可报了仇了。宰了个日本鬼子，開了杆快枪！”

白守仁一看，一把夺过了李茂才的枪：“把枪給别人背，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說！”

李茂才出乎意外的遭到白守仁的侮辱，心中極為不滿，但是他又不敢当面反抗。白守仁走后李茂才对着他的背影：“×你媽，老子在家种地受尔欺侮，出門当兵还受你的欺侮！”說着他把砍刀用力向蘆葦里一扔：“去你媽的，老子不干了！”跳下了公路，三拐两拐就不見了。

三

时当中午。

部队在村外，有的修工事，有的吃飯。

馬本斋提着鞭子沿着工事边走边喊：“吃吧！吃饱了快点干。要不，鬼子一来，想跑都沒有地方跑！”

一个正在修工事的战士：“把工事修好了呢？”

馬本斋把鞭子一揮：“修好了鬼子来了他干瞪眼。”說完他鑽进一个地堡，一会看看射击孔，一会看看交通壕。那怕是很小的地方他也很注意，而且也很內行。

在另外一个地堡跟前，一个班长正对着送飯的老乡发脾气：“牲口吃草你们也得剉剉，为甚么給人炒菜也不切一切？”于是他

命令战士：“誰也不准吃！”

班长不准吃，战士们就只好看着。

馬本斋看見这种情景，二话沒講往人群里一鑽，把飯拿起来一看：“怎么，你們嗓門太細咽不下去，是不是？”說完他大口大口的先吃开了。

他一吃，班长和战士们就再也不敢不吃。但是当班长伸手取飯时，却被馬本斋挡住了：“誰也不准吃，一会还有八碟八碗請你們呢！”

这样一来把班长和战士们鬧的左右为难，可是馬本斋仍不在乎，他又从籃子里拿了一个窩窩头边吃边检查这个班的作业去了。

馬本斋一手提着鞭子，一手拿着窩窩头，圍着地堡轉了一个圈：“你們太費事啦！回家用紙糊一个来多好！”說完他又向周圍的人喊了一声：“你們看！”他使肩膀用力一推，地堡“嘩”地一声倒了：“就凭这你們还想挡住日本人？这还没有鷄窩结实呢！”說完他走到班长跟前“乒乓”就是两鞭子：“你們是当少爷的鬧着玩，是不是？”他又用鞭子点着班长的鼻子：“明天工事修不好，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挡枪子！”

班长被罵的狗血淋头，連个“是”字也不敢回答。

馬母給兒子送飯来啦，她看見这种情景，象給馬本斋下命令一样：“本斋，你又打人了，把鞭子給我……”

馬本斋在母命之下，只好将鞭子递了过去。馬母接過鞭子：“整天只懂得玩枪使棒，就連个人情也不懂。人家孩子不对，你长个嘴，不会說？为啥动不动就打？”

馬本斋在母亲面前被鬧的十分尷尬。

最后馬母說了声：“給，成天就和野人一样，連頓飯也不知道回去吃！”

在一个被战争摧毀了的地主家里，白守仁和他的管賬先生，哈少福等正在閑談。桌子上摆着很多鷄鴨点心之类的东西。

管賬先生象是訴苦一樣：“這陣租子利錢可真是不好要呀！都是些老佃戶，再逼也沒有辦法！”

白守仁：“老佃戶怎麼樣？也不能眼看著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餓死，叫他們大吃大喝……這些佃戶的毛病我知道，都是屬核桃的，不砸吃不上仁。”

哈少福一邊吃東西一邊答應：“捏不住脖子，掏不出錢。”

他正在吃的高興時，馬本齋來啦：

“你們可好，在這過開年啦！為啥不出去看看你們當兵的去，做的工事一口氣能吹倒！”

白守仁連忙解釋道：“管賬先生出去了半个月，租子、利錢一個也沒有要到。一家人，眼看就得把嘴吊起來啦！”

馬本齋：“要利錢，收租子我不能反對，可是也得管管隊伍呀。李茂才回來了沒有？”

白守仁：“這真是他媽的雞窩里出不了鳳凰。老子種地不繳租子，兒子當兵開小差，我馬上派人去抓。”

李茂才在燒焦了的牆頭外面窺視着。白守仁的管賬先生右肩背着半口袋糧食，左手上提着一個回民沐浴時用的滲瓶，從李老漢家里出來。走不幾步，他扭頭向室內：“李老漢，把這全算上，你還整整短白隊長一担租子，可得早些籌計！”說完就扭身走了。

室內的李老漢一個人蹲在地上生悶氣。身旁放着一個瓦罐，罐子裡的糧食被一搶而光了！

李茂才看見管賬先生走遠後，便躡手躡腳的走進室內，一進門看見李老漢便喊了聲“爹”。

這意外的聲音使李老漢一愣：“茂才，你回來啦？”

李茂才忿忿不平的：“我受不了白守仁的窩囊氣，不干了！”

李老漢現在和他當年送子復仇的心情完全不一樣了。他對兒子十分同情而且肯定的回答：“不去了，他的地咱們也不種了！”

他們正談到這裡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喊：“大叔，大叔！”

李茂才一听声音不对，便立刻鑽进房子的一个拐角去了。韓福順和另外一个战士拿着繩索，来抓逃兵。

韓福順：“大叔，茂才开了小差啦！”

李老汉一肚子不滿总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：“他开了小差，你就把我抓去吧！要不晌午这頓飯还没地方吃呢！”

接着他从地下端起瓦罐对着韓福順：“穷人想喝口西北风，也没有人給刮呀！打日本，你們去打吧，我們不去了！”說完“嘩”的一声把罐子在地上打了个稀烂。

四

随着罐子的破声，炮彈在馬本斋的村子里爆炸了。

站在炮兵一旁的山本联队长得意忘形的連声喊“打”。

金副官媚态百出地：“联队长，馬本斋这下可叫皇軍米西米西的了！”

炮彈仍然不时地在村子里爆炸。

哈少福爬在地上活象一張地皮。馬本斋一見，一把从地上把他抓起来。“人家都是爹娘生的，你他媽的是卖糖人做的，这样怕死。”

說完他把哈少福往平房頂上一拉，象栽葱一样的往房子上一豎：“站在这兒不准动，給我看着敌人！”話剛說完几顆子彈，正好落在哈少福脚边，他的骨头都要吓酥了。

馬本斋一个人提着卜壳枪在房子上跑来跑去指揮队伍。即使偶而有几顆子彈打在他的身旁，他仍然毫不經心，还是那样沉着、勇敢、坚定。

馬本斋跑到房簷前躬腰喊道：“白守仁，赶快帶二中队向村西冲！”

日寇的山本联队长举着望远镜，边看边問：“馬本斋？”

金副官拿鏡子一看急忙回答：“是。馬本斋。”

日寇山本联队长又喊：“打！”

白守仁和哈少福站在一个門洞里，束手无策。受伤的战士到处在叫喊。馬本斋的部队，的确是四面楚歌了。

白守仁怀里别着一支枪，象个热鍋上的蚂蚁一样：“昨天晚上天狗吃月亮，今天老子这么倒霉！”

馬本斋来了，他满脸杀气，怒不可挡：“兵松一个，将松一窝。跟我冲！”

哈少福一把拉住馬本斋：“表哥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你往那兒去！”

說着又是两颗炮弹把这里打了个烏烟瘴气。

日寇山本联队长命令炮兵停止射击，回头轉向金副官：“去和馬本斋談判，限他在四点半鐘以前投降。”

馬本斋掏出表一看，差一刻鐘就是四点半：“要投降老子就不打日本，韓福順把这小子捆起来！”

日寇山本联队长举起手表一看：“还有五分鐘，不投降，完全消灭。”

馬本斋从韓福順身上拿过了两个手榴彈把弦往里一抽：

“来吧！敌人来了就和敌人一块死！”

時間差三分、两分、一分鐘不到四点半。

時間还差半分鐘不到四点半。

時間到了。敌人的喊声，叫馬本斋投降的声音响成了一片。

金副官：“不投降日本人就杀来啦！”

馬本斋扭身給金副官一个嘴巴：“我死的时候，也得把你帶进棺材！”

村外突然枪声四起，杀声震耳。馬本斋一把推开金副官，轉身向外一看，敌人乱了。

八路军郭团长在一块高地上喊道：“敌人跑了，赶快追击！”

馬本斋：“八路军来啦！快冲！”說完他跃牆而过，追击敌人

去了。

哈少福把金副官一推說了声：“这可是第二次了！”也跟着出去了。

八路军郭团长看見馬本斋的队伍出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他誠懇的喊道：“同志們！快追！追上去就是胜利！”

馬本斋轉敗为胜。带着部队冲出来。

但是不妙，馬本斋剛剛从郭团长身旁走过不久，忽然从远处飞来一顆炮弹在郭团长身旁爆炸了。这时只听警卫員小刘喊道：“担架，郭团长挂彩了！”

担架来啦，跑在最前面的是从馬本斋部队开小差的李茂才。他把担架往地上一放，镜头便隱下去了。

镜头再显时，担架已經走在路上了。李茂才恰和郭团长是个对脸。

李茂才走着走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：“同志我参加你們八路军，行不行？”

小刘回答得非常干脆：“当然行！”

走在李茂才后面的一个老乡插了一嘴：“这小伙子可能干，打死过一个鬼子，还得过一杆快枪！”

小刘听了有些惊讶，便問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李茂才回答的很简单：“就在这个队伍上？”

小刘未听明白又問了句：“那个队伍上？”

后面的老乡搶着替李茂才回答：“馬本斋，义勇队！”

躺在担架上的郭团长睜开眼睛，把头輕輕一抬：“馬本斋义勇队的人，八路军不收。”

李茂才很奇怪的問：“为什么？”

郭团长：“他們这回損失很大，正是缺人的时候。”

李茂才更觉奇怪：“这才奇怪，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，可是你們送上門的兵都不要。”

五

秋去冬来，枝头上的积雪被西北风吹的四处飘散。天气已经很冷了。

在馬本斋的大队部里，馬本斋、白守仁、哈少福、韓福順还有其他几个人，都对坐无言。最后还是馬本斋开了口：“大家都看見了，雪下得这么大，当兵的身上連一片棉花都沒有。再拖下去不想办法就只好散伙！”

韓福順：“能叫冻死、餓死，也不能解散讓人家把我們笑死。沒叫日本人打垮、到叫日本人吓垮啦！”

哈少福：“韓福順，不要把話說的太硬了。这和打牌一样，手臭了，你就贏不了。表哥，我看天无絕人之路。到那兒還沒咱們一碗飯吃。”

白守仁：“好馬不吃回头草，我看哈參謀說的也对。”

馬本斋：“哈參謀，說說你的打算！”

哈少福：“六路軍請了你几回了，我看这就是一步好棋！”

在坐的其他几个人：“随着六路軍当汉奸，还不如回家哄孩子去呢！”

韓福順：“哈參謀，你說这話也不怕丢了回回的人？”

白守仁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队伍总得保住，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錢。”

韓福順和其他几个人：“馬队长你說，我們大家伙都听你的！”

馬本斋象陷入絕境一样鎖着眉头：“全怪我馬本斋是飯桶，鬧到現在当兵的連一件棉衣也穿不上。……我們和六路軍、日本人是冤家，現在只有一条路，投八路軍去。”

白守仁認為馬本斋的想法太奇怪：“哎呀！馬大哥，你怎么想走这条路？跟着共产党走，这不是老鼠給猫拜年嘛？！”

哈少福：“这条路，我看趁早拿封条封住。”

白守仁：“到八路軍三天一整，两天一編。又和国民党一样。还有咱們的事干？！”

哈少福：“別的甭說，光汉人的那口臭气，咱們吃不了也得兜着！”

韓福順：“这可是个事。”

馬本斋听了这些不同的意見，真是举棋不定，十分痛苦。他怕一步棋錯了，带来全盘的不幸。

但是不走这步棋又怎么办？他在沉思着，他走到桌前，拿起了給郭团长写好的信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也难說，不过看上次能給我們解围……这步棋碰到‘將軍’的时候，也許可以試一下！”

白守仁想急于讓馬本斋放弃这种想法：“你又說郭团长解围，你可沒有想一想，人家想要改編你，能不給你一点甜头吃？”

哈少福：“走別的路我行，要投八路軍，去吃那份苦，我可受不了！”

馬本斋把窗子一推，寒风迎面而来：“不投八路軍我贊成。可是你們看：当兵的有了病沒人看，挂了彩找不到地方治，冬天沒有衣服，吃飯沒有粮食，逃兵一天比一天多，你們說怎么办？”

白守仁：“大哥，天无絕人之路。真没办法，把这当做緩兵之計，我看也可以！”

馬本斋用嘴巴对哈少福一点：“你？”

哈少福：“我身子骨不行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，我照顧！”

馬本斋斬釘截鉄地把桌子一拍：“投八路去，不愿干的請便！”

韓福順和其他几个人把手一举：“我贊成！”